

文化名家

吃茶记



茗约村品茗记……初国卿喧嘒苦记……郭伟棠

吃茶文学论……阿美 优雅品茶……黄裳 吃茶……邓云乡

古典名著中的茶香……刘心武

草书书画诗酒茶——茶与书画人与茶趣……钱牧川

外国人与茶……钱家川

茶杯……曹平凹 茶为茶之父……茶与器皿……王旭烽

洞庭碧螺春……周瘦鹃

说绿茶……张叔祖 茶事……初国卿

碧螺春……初国卿

冰心

<

文化名家

吃茶记



名家谭系列

杨耀文／选编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本专说茶的散文集。

我们精选了 30 多位散文名家的作品，从各个方面畅谈那些关于茶的事。

在冰心先生的《我家的茶事》，汪曾祺的《泡茶馆》等文中，回忆、记叙那些“茶人茶事”；在黄裳的《栊翠庵品茶》，刘心武的《古典名著中的茶香》，王旭烽的《茶与文艺》等文中，品味“茶文茶韵”；在钱歌川的《中国人与茶》，秦牧的《敝乡茶事甲天下》，张承志的《粗饮茶》等文中，学习“茶史茶识”；在陆文夫的《得壶记趣》，贾平凹的《茶杯》等文中，把玩“茶器茶具”；在张抗战的《说绿茶》，初国卿的《苦茶》《碧螺春》等文中，赏识“茶味茶品”；在葛兆光的《茶禅闲话》《茶禅续语》等文章中，参悟“茶禅茶道”；在鲁迅的《喝茶》，李国文的《品新茶》，余秋雨的《两方茶语》等文中，论述“茶余茶话”。

让我们一起，一面品读这些名家说茶的美妙文章，一面品味我们杯中的茶，在忙碌平实的生活中，体会一段清香、清静的美好时光。

目 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话…… /1

茶人·茶事

戒 茶……老 舍 /3

烟酒虽然也是我的好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可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激,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我家的茶事……冰 心 /5

发苦的茶,我从来不敢喝。我总是先倒大半杯开水,然后从父亲的杯里,兑一点浓茶,颜色是浅黄的。那只是止渴,而不是品茶。

惠泉吃茶记……姚雪垠 /7

自古吃茶的雅人和俗人们,内行和外行们,都跟着吃茶权威歌颂惠泉,乾隆皇帝也跟着歌颂几句,又何足奇怪呢?

茶事梦寻……蒋星煜 /11

泉水在这里洁莹得像液体的水晶,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养在深闺的少女,天真而纯洁。古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从狮峰泉又一次得到验证。

门前的茶馆……陆文夫 /19

茶馆有茶馆的功能,非家庭所能代替。坐在家里喝茶谁来与你聊天,哪来那么多的消息?那些消息都是报纸上没有的。

泡茶馆……汪曾祺 /22

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

文夫与茶……李国文 /29

茶这个东西，使人清心，沉静，安详，通悟。如果细细品味这八个字，似乎可以把握一点文夫的性格

茶 事……贾平凹 /33

我是素不请人去吃饭的，邀人品茶却是常事，那一日，众朋友必喝得神清气爽，思维敏捷，妙语迭出，似乎都成了君子雅士。

品茗杂说……许 淇 /39

粤闽湘川、江南江北，茶馆比酒肆还多，人们天蒙蒙亮喝早茶，连带点心，到日上三竿，然后行贩走卒们，散去谋生，相忘于江湖。

说 茶……邓友梅 /43

我很奇怪，我的家乡是糠菜半年粮的苦地方，肚子里没什么需要茶叶帮助消化的，为什么家家却都喝茶！

茗约轩品茶记……初国卿 /48

这个城市里的人喝茶是解渴，是饮牛，没有多少人能知道喝茶还是艺术和修养。每次客来，他说出要喝绿茶，我都窃喜遇上了一个知己。

嗜茶者说……韩作荣 /51

真正饮茶有道者，该是日本人，所谓“和、敬、清、寂”为茶道四规，其最高境界为禅境，那种喝法，已接近一种宗教了。

茶文·茶韵

吃茶文学论……阿 英 /57

山人名士，不仅要吃好茶，还要写吃茶的诗，很精致的刻“吃茶文学”的集子，陆羽《茶经》以后，我们有的是讲吃茶的书。

栊翠庵品茶……黄裳 /60

栊翠庵品茶，才是正面的妙玉本传。她因刘姥姥吃过一口，就嫌脏不要了成窑茶杯；但却用自己常日吃茶的绿玉斗，斟茶给宝玉。

吃茶……邓云乡 /64

曹雪芹对于茶的知识，比之张岱，那当然要差远了。如果让张岱写妙玉论茶这一段，可能会更为出色些。不过，这不能做出假设罢了。

古典名著中的茶香……刘心武 /72

潘金莲为了讨好西门庆，“从新用纤手抹盏边水渍，点了一盏浓浓酽酽，芝麻盐笋粟米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泼卤六安雀舌芽茶，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心欢喜。”

琴棋书画诗酒茶——茶与文艺……王旭烽 /76

诗人们爱茶，固然因为他们喝茶，但更多是把饮茶作为一种淡泊超脱的生活境界来追求的。

茶史·茶识

中国人与茶……钱歌川 /91

喝茶的风气，唐朝达到流行的顶点了，不独人人喝茶，家家都要喝茶，在贸易繁盛地带或通行大道上设有茶座，自不待言，即令乡间墟集草市，也都有茶座的开设。

外国人与茶……钱歌川 /95

英国人为了茶叶，曾经发动了好几次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也就是由于茶叶而引起的。

敝乡茶事甲天下……秦牧 /101

精于品茶的人，对于这样一杯好茶，却是能够慢慢地品，仿佛大有云底生香、风生腋下的情趣。

大理茶忆……晓雪 /106

烤茶、冲茶时，门外巷子里过路的人都能老远就闻到茶香，所以如果过路的是熟人，往往会闻香而来，喝上一杯。

粗饮茶……张承志 /110

茶是无望岁月里唯一的奢侈。若是有段经文禁茶，人们早把这残存的欲望戒了，或者说把这一撮茶钱省了。

巧夺天工凭造化——茶的制作……王旭烽 /117

好的茶叶采摘时不能有鱼叶，那里面的规矩大着呢，多么精繁啊。要让机械化操作，一刀切，什么样的区别都在那大剪刀下消失了。

茶器·茶具

得壶记趣……陆文夫 /127

我今后还用不用这把龙壶来饮茶呢，万一在沏茶、倒水、擦洗之际失手打碎这传世的珍品，岂不可惜！忠实的侍者突然成了碰拿不得的千金贵体。

茶杯……贾平凹 /131

此杯之好，泡茶能观茶形水色，又不让谋我茶的人从外看见，仅我独享，抓盖顶疙瘩，椭圆洁腻，如温雪，如触人乳头。

器为茶之父——茶与器皿……王旭烽 /133

传统的中国人，是一个一往情深却又含蓄的民族，他们喜欢通过象征和喻意来表达感受，茶具是他们很合适的表达手段。

茶味·茶品

洞庭碧螺春……周瘦鹃 /145

到得二泡三泡之后，就莲香沁脾了。我们边赏楼下带露初放的朵朵红莲，边啜着满含莲香的碧螺春，真是其乐陶陶！

说绿茶……张抗抗 /147

绿茶之妙，妙在清淡。

清淡中悄然渗出含蓄的魅力，从不张扬的那种自信，如江南人的勤勉与聪慧。

苦 茶……初国卿 /153

喝过这种苦茶，即使很长时间不喝水也不觉得口渴，对于气候炎热地区而远离寨子下田劳动的佤族人来说，可谓神奇的解渴饮料。

碧螺春……初国卿 /156

早年人们制碧螺春不用火焙，采后以薄纸裹之，著女郎胸前，待用体温烘干后取出，故虽纤芽细粒，而无焦卷之患。

琴鱼茶……初国卿 /161

一“琴”一“鱼”一“茶”，既可听名而入化境，又能得到美味之享受，岂不是三美俱、二难并了。

吃茶的心境……车前子 /165

“碧螺春”之嫩，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隔夜开水也能泡开它，杯内注上水后，茶叶一放，照样是沉鱼落雁，是不会浮在面上的。

茶禅·茶道

今日庵访茶道……袁 鹰 /171

月雪花时，良朋相晤，风雨之夜，故友重逢，此情此景，自然是茶比酒更有情味。

茶禅闲话……葛兆光 /174

禅家讲三个字，唤作“平常心”，何谓“平常心”？即澹泊自然，困来即眠，饥来即食，不必百般须索，亦不必千番计较。

茶禅续语……葛兆光 /180

我等不知僧人有心事无心事，三碗茶有晚茶无晚茶，若是有心事又饮晚茶，想来夜间定不能入三摩地得大智慧，只怕是走火入魔陷到罗刹国去了也。

茶道之道……伍立杨 /186

酒使人陶醉，茶却使人微醺；酒使人沉湎，茶令人梦幻。

人生、艺术若是融化了这种茶道精神，不是别有一番格调和韵味么？

茶之悟……王开林 /189

酒是外向的，奔放的，富于攻击性；茶则正好相反，它是内敛的，沉静的，富于防御性。

茶余·茶话

喝 茶……鲁 迅 /193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美化心态的茶……蒋星煜 /195

品茶不是一般解渴，不是一饮而尽的大碗茶，也不像冲饮咖啡、可可那样是一次性的。而是有一个节拍缓慢的过程。

品新茶……李国文 /202

再好的师傅，炒出来的再好的茶，是龙井，就是龙井，不是龙井，就不是龙井。

两方茶语……余秋雨 /204

英国进口了中国茶，没有进口中国茶的诗意。换言之，他们把中国茶文化的灵魂留下了，没带走。因此同样是茶，规矩的中国喝法与规矩的英国喝法完全是两回事。

品 茶……李汉荣 /209

饮茶，就不只是为解渴和去乏，更是要感受在茶的氛围里所呈现的境界、情调和韵味，有时要达到一种智慧和觉悟。

一声渐儿茶，双泪落君前……潘向黎 /212

多么寂寞，多么荒凉。千古之后，怀才不遇的人，如果看到这一幕，是否要替陆羽流下忍住了的眼泪？

佳茗似佳人……初国卿 /215

名茶如美色，未饮已倾城。这是早在九百年前苏东坡绾就的情结。

茶人·茶事

不羡黄金墨，不羡白玉杯。

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

千美万美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唐·陆羽《六羡歌》



戒 茶

老 舍

烟酒虽然也是我的好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可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激，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我既已戒了烟酒而半死不活，因思莫若多加几种，爽性快快地死了倒也干脆。

该再戒什么呢？

戒荤吗？根本用不着戒，与鱼不见面者已整整二年，而猪羊肉近来也颇疏远。还敢说戒？平价之米，偶尔有点油肉相佐，使我绝对相信肉食者“不鄙”！若只此而戒除之，则腹中全是平价米，而人也决变为平价人，可谓“鄙”矣！不能戒荤！

必不得已，只好戒茶。

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蔻蔻、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烟酒虽然也是我的好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可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激，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但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

茶本来应该是香的，可是现在卅元一两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一股子咸味！为什么不把咸蛋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六十元一两的可以不出咸味，可也不怎么出香味，六十元一两啊！谁知道明天不就又长一倍呢！

恐怕呀，茶也得戒！我想，在戒了茶以后，我大概就有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要去就抓早儿，别把罪受够了再去！想想看，茶也须戒！

我家的茶事

冰 心

发苦的茶，我从来不敢喝。我总是先倒大半杯开水，然后从父亲的杯里，兑一点浓茶，颜色是浅黄的。那只是止渴，而不是品茶。

袁鹰同志来信要我为《清风集》写一篇文章，并替我出了题目，是《我家的茶事》。我真不知从哪里说起！

从前有一位诗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写过一首很幽默的诗：

琴棋书画诗酒花，
当时样样不离它。
而今万事都更变，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首诗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首诗第一句的七件事，从来就与我无“缘”。我在《关于男人》写到“我的小舅舅”那一段里，就提到他怎样苦心地想把我“培养”成个“才女”。他给我买了风琴、棋子、文房四宝、彩色颜料等等，都是精制的。结果因为我是个坐不住的“野孩子”，一件也没学好。他也灰了心，不干了！我不会做诗，那些《繁星》、《春水》等等，不过是分行写的“零碎的思想”。酒呢，我从来不会喝，喝半杯头就晕了，而且医生也不许我喝。至于“花”呢，我从小就爱——我想天下也不会有一个不爱花的人——可惜我只会欣赏，却没有继承到我的祖父和父亲的种花艺术和耐心。我没有种过花，虽

然我接受过不少朋友的赠花。我送朋友的花篮，都是从花卉公司买来的！

至于“柴米油盐酱醋”，作为一个主妇，我每天必须和它们打交道，至少和买菜的阿姨，算这些东西的账。

现在谈到了正题，就是“茶”，我是从中年以后，才有喝茶的习惯。现在我是每天早上沏一杯茉莉香片，外加几朵杭菊（杭菊是降火的，我这人从小就“火”大。祖父曾说过，我吃了五颗荔枝，眼珠就红了，因此他只让我吃龙眼）。

茉莉香片是福建的特产。我从小就看见我父亲喝茶的盖碗里，足足有半杯茶叶，浓得发苦。发苦的茶，我从来不敢喝。我总是先倒大半杯开水，然后从父亲的杯里，兑一点浓茶，颜色是浅黄的。那只是止渴，而不是品茶。

23岁以后，我到美国留学，更习惯于只喝冰冷的水了。29岁和文藻结婚后，我们家客厅沙发旁边的茶几上，虽然摆着周作人先生送的一副日本精制的茶具：一只竹柄的茶壶和四只带盖子的茶杯，白底青花，十分素雅可爱。但是茶壶里装的仍是凉开水，因为文藻和我都没有喝茶的习惯。直到有一天，文藻的清华同学闻一多和梁实秋先生来后，我们受了一顿讥笑和教训，我们才准备了待客的茶和烟。

抗战时期，我们从沦陷的北平，先到了云南，两年后又到重庆。文藻住在重庆城里，我和孩子们为避轰炸，住到了郊外的歌乐山。百无聊赖之中，我一面用“男士”的笔名，写着《关于女人》的游戏文字，来挣稿费，一面沏着福建乡亲送我的茉莉香片来解渴，这时总想起我故去的祖父和父亲，而感到“茶”的特别香冽。我虽然不敢沏得太浓，却是从那时起一直喝到现在！

1989年10月16日

惠泉吃茶记

姚雪垠

自古吃茶的雅人和俗人们，内行和外行们，
都跟着吃茶权威歌颂惠泉，乾隆皇帝也跟着歌颂
几句，又何足奇怪呢？

凡来到无锡的人，几乎没有不去惠山的。惠山的风景实在平常，人们去的目的不在看景，而在吃茶。我住在梅园西边的太湖岸上，离惠山相当远，但既然来到无锡小住，也不愿放过吃一杯惠泉茶的机会，于是在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兴致勃勃地去了。

我虽然喜欢吃茶，但对于吃茶一道完全外行。因为我不会吸烟，又没别的嗜好，坐在房间里需要一点淡淡的刺激，所以常常吃茶，久之便成习惯。既是找刺激，所以茶不在好，只要苦香就行；有时兼为解渴，喜欢把大杯倒满，大口大口地吃。古人文章中讥村俗人吃茶只要“浓、热、满”三个字，我正是这种俗人。但尽管我对吃茶一道很外行，这次去惠山吃茶却决心要仔细地、慢慢地、小口小口地、用舌尖品着滋味吃。许多年来。我不知遇到过多少人，人人都称赞惠山的泉水最美，而且我在许多古人的笔记中也常常见到有关赞扬惠泉的掌故逸闻。读过张岱的《陶庵梦忆》，我知道有些讲究吃茶的雅人，如一位叫做闵汶水的老头子把惠泉水运到南京煮茶，而作者的祖父住在绍兴家中，也曾以惠山的水泡茶待客。在杭州人蒋坦所著的《秋灯琐忆》一书中，也提到有朋友来游杭州，“以惠山泉一瓮见饷”。既然古时交通很不发达，人们尚且把惠泉的水运往几百里外泡茶吃，可见这水的名贵，我怎么能够不仔细地品品滋味？

我原以为国庆节假期刚过，又不是星期天，游惠山的人一定很

少。谁知一进惠山寺门，简直像走进热闹的庙会，拥拥挤挤，人声嘈杂，连一个空座位也找不到。等我参观了寄畅园，看过了无锡的出土文物陈列室和泥人艺术陈列室，看看太阳已经西下，转回来才在惠泉的院里找到了一张空桌。我坐下去，向服务员要了绿茶。无锡所有游览区的茶资都是每杯一角，南京也是，只有惠泉是一角二分。我没问什么原因，反正道理很明白：这是惠泉。据许多书上说，讲究吃茶的人，不但讲究茶叶、泉水、火候，还讲究茶具。可是惠泉的茶社对茶具是很不讲究的，每人一把粗瓷圆茶壶，一只粗瓷小茶杯，形式和颜色都很恶劣。放在我面前的茶杯还有碰破的缺口和裂纹。我没敢挑剔，因为我明白泉水和茶叶是主要的，茶具不是主要的。同时，在我的邻桌上正有两位茶客在高谈艺术理论，我想，如果我向服务员指出茶具太不美，他们准会笑我这个人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

我倒了一杯茶，看见茶色很淡，也闻不到香味，呷了一小口含在嘴里，用舌尖慢慢品味，不但觉不出味道好，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总之，香、色、味三者都极平常。我没有失望，等了一两分钟，又倒一杯，颜色稍微浓一点，吃到嘴里也有点香味，但是凭良心说，似乎并不比我们在家中吃的茶好多少。仔细地尝过两杯，我不能不感到失望了，开始露出村俗本相，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当我刚刚坐下的时候，我的桌边的空位子已经被新来的游客坐满。听他们谈话，我知道这是一对夫妇，一位从外地来的姑母，两个小孩。三个大人坐在椅子上，小孩子没有地方坐，只好站在桌边。按照规矩，三位大人应该是三壶茶，三个茶杯，但他们同服务员争执半天，说他们只有两个人要吃茶，只留下两壶茶，两个茶杯。他们很懂节约，首先是姑母和丈夫吃，丈夫吃过以后把自己的杯子转给妻子吃，妻子吃过后又叫两个孩子吃。孩子们并不喝，只要吃菱角不要吃茶。母亲向他们动员说：“傻崽子，吃哉！这是二泉的茶，吃哉！”这时我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过三杯，含着会心的微笑把眼睛离开他们，扫向周围的茶桌上。